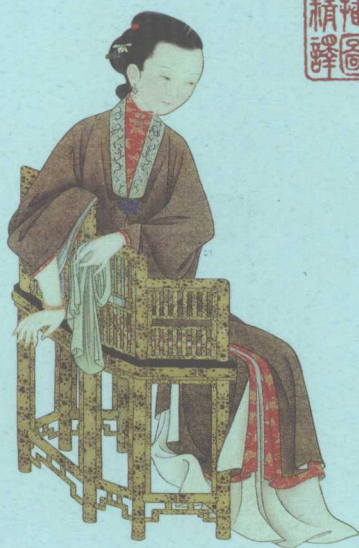


6元本 中华国学百部

白话聊斋

卷二



三秦出版社

【清】蒲松龄·著

白话聊斋

【卷二】



三秦出版社

三秦出版社

三秦出版社是主要出版文史古籍、文物考古和史志旅游类图书的专业出版社，是新闻出版总署命名的“良好出版社”，被国家人事部、新闻出版总署评为“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”。建社20年来，以弘扬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，依托三秦大地无比丰厚的文化积淀，打造出大批特色鲜明、极具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价值的精品图书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为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我社经过精心策划，打造出《中华国学百部》6元本系列丛书。该丛书贯串着“海纳百川成其大、通流万卷始于精”的人文思想，汇集了中华传统国学中经、史、子、集的精华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小说，全套共100部123册。该丛书既有推广传统国学的作用，又具备一定学术价值。

胡大姑

益都县人岳于九的家中常常有狐狸作祟，布帛器皿，动不动就被抛到了邻家的墙那边。岳于九存放了一匹很精细的丝绸，准备用它做衣服。等取出来一看，包扎完好，再打开细看，发现两头是实的，中间已经空了，丝绸已全被狐狸剪走了。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，搞得岳于九一家难以忍受。家里有人气得高声辱骂，岳于九急忙制止说：“不要骂了，小心叫狐狸听见。”狐狸在房梁上答话说：“我已经听见了。”从此闹得更加厉害了。

有一天，岳于九夫妇躺在床上尚未起来，狐狸把他俩的衣服、被子摄取走了。两人光着身子蹲在床上，眼望空中苦苦哀求，希望狐狸能把衣服还回来。忽然，两人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从窗口飘了进来，把他俩的衣服扔到床上。两人一看，这女子个头不太高，穿着绛红色的衣服，外面套一件雪花马甲。岳于九穿上衣服，向她拱了拱手说：“上仙如有意照顾我们，就请不要骚扰。请你给我做个女儿，怎么样？”狐女说：“我的年龄比你还大，你怎么妄自称大？”岳于九又请求她与妻子结拜为姐妹，狐女这才答应了。于是让家里人都称呼她为胡大姑。

此时，颜神镇张八公子家中的楼上，也住着一只狐狸，时常与张家人聊天。岳于九问胡大姑：“你认识它吗？”胡大姑回答说：“那是我家喜姨，怎么能不认识呢？”岳于九说：“那个喜姨从来不给人家找麻烦，你怎么就不跟她学学呢？”狐狸不听，还是照样骚扰。还不大骚扰其他人，而专门找岳于九儿媳的麻烦：常常拿了她的鞋袜、簪子、耳环，丢到路边，常常在她的饭碗中埋上死老鼠或者粪便一类的脏东西。儿媳妇总是将碗一扔，大骂“骚狐”并不向狐狸乞求告饶。岳于九向狐狸祷告说：“孩子们都喊你叫姑姑，你怎么就这样不讲长辈的体面呢？”狐狸说：“叫你的儿子休了老婆，让我来做你的儿媳妇，就会相安无事的。”岳于九的儿媳妇听了，大声骂道：“你这骚狐狸真不知羞耻，要和别人争汉子呀？”说话时，儿媳妇正坐在衣箱上面，忽然，家人看见她的屁股底下冒出一股浓烟，热得如同坐在蒸笼上一样。打开衣箱一看，里面收藏的衣服差不多都成了灰烬，剩下的一二件，则都是她婆婆的。狐狸又叫岳于九的儿子休了老婆，儿子不答应，又催促他，还是不答应。狐狸大怒，飞起石头就向岳于九的儿子打去，直打得头破血流，差点儿丧了命。岳于九更加忧虑了。

西山有个叫李成爻的，善于画符咒，点神水，岳于九便拿了钱请他来家驱狐捉妖。李成爻先用金粉在红绸上画符，三天后才将符画完。接着，他又将一面镜子绑在一根棍子上，以棍作柄，把整个院子里里外外照了一遍。他让一个小孩跟在他的身后，小孩如看到了什么，就要急忙告诉他。二人来到一个地方，小孩说墙上好像有只狗卧伏着。李成爻立即用食指和中指画了一道符贴在那里。然后，他便作“禹步”走法，在院子中转，口里还念着咒语。没过了一会儿，就见家中所养的猪和狗都来了，一个个

耷拉着耳朵，收卷起尾巴，好像是来听取训诫似的。李成爻挥了一下手说道：“去！”猪、狗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了。李成爻又念起咒语，这回是一群鸭子来了，李成爻一挥手，也叫它们走了。随后，鸡来了。李成爻指着其中的一只，大声喝骂。其它的鸡都走了，只有这只鸡独自伏在地上，扑腾着翅膀，拖长声音鸣叫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不敢了。”李成爻对岳于九说：“这家伙就是你家所做的‘紫姑神’变的。岳于九一家人都说未曾做过‘紫姑神’。李成爻说：“‘紫姑神’如今还在。”家里人仔细回忆了一番，这才记起三年前曾经做过这么个玩意儿，而家中的怪异现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。于是，家里人四处搜寻，最后发现那用草扎成的“紫姑神”偶像还在猪圈的梁上。李成爻取下偶像投入火中，然后拿出一个盛酒的瓶子，念了三次咒，又大喝三声。伏在地上的鸡站起来径直去了。听到瓶口有人说：“岳四好狠心啊！几年以后，我还会再来的。”岳于九乞求李成爻将瓶子放到火中烧了，李成爻没有同意，把瓶子带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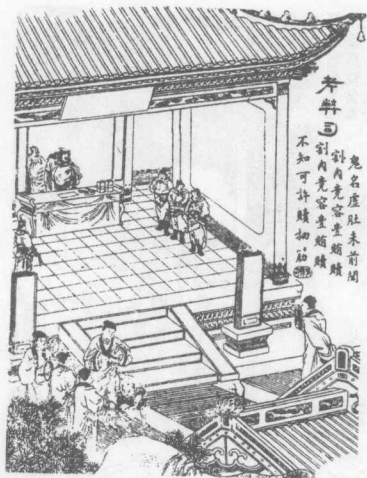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看到李成爻家的墙壁上挂着几十个瓶子，凡是塞住了瓶口的，里面装的是狐狸精。听说李成爻总是一个个地将狐狸精放出来，让它们到别人家去兴妖作怪，由此来获取酬钱，把它们居为奇货。



考 弊 司

闻人生是河南人。他生病已有一天，看见进来一个秀才，跪在床下，向他行叩见礼，神情很谦恭。行完了礼，秀才又请闻人生到外面散步，并挽着闻人生的胳膊，边走边谈，话多得就像抽不完的茧丝。已经走出好几里路了，还不见他有告别的意思。闻人生自己停下脚步，拱手与他告别。秀才说：“麻烦你再多走几步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闻人生问他是什么事，秀才回答说：“我们这些人都属考弊司管辖。考弊司的头头叫‘虚肚鬼王’，按照惯例头一次拜见他的人，都要被割下一块腿肉，我们想求你去给说个情。”闻人生惊奇地问道：“你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，以至于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？”秀才说：“不必有什么罪，这是惯例。如果多贿赂些钱，还可以免受此割。可我太穷没有钱。”闻人生说：“我与鬼王素不相识，如何为你效力呢？”秀才说：“你前世是他的祖父，他应当能听从你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走进一座城市，来到了一座衙门的前面。衙门的房屋并不怎么高大宽敞，只有一个厅堂又高又大，堂下两侧各有石碑一块，石碑上刻写着几个比笆斗



还要大的字，一边是“孝悌忠信”，一边是“礼义廉耻”。迈步顺台阶上去，见厅堂的中央挂着一块匾额，大书“考弊司”三字。厅堂左右的柱子上雕刻一副翠绿色字迹的楹联，上联为“曰校、曰序、曰庠，两字德行阴教化”，下联为“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一堂礼乐鬼门生”。

两人还未游览完毕，已有官员走了出来，官员卷发驼背，好像有好几百岁了，而且鼻孔朝天，嘴唇外翻，连牙齿都包不住。他身后跟着的书记官则是虎头人身。另外还有十几个侍从，也大都面貌狰狞，丑陋如同山怪。秀才说：“这就是鬼王。”闻人生害怕得不得了，急忙要退回去。此时，鬼王已经

看见他并从台阶上走下来，拱手将他让到大堂上。鬼王问候他的起居，闻人生只管唯唯诺诺地答应着。鬼王又说：“您到这里来有何见教？”闻人生便将秀才托他办的事情告诉了鬼王。鬼王板着脸孔，说：“这件事已有成例，即使是亲生父亲的命令，也不敢照办！”神色阴森严肃，似乎是一句话也听不进去。闻人生不敢再说什么，站起身来立即告辞，鬼王倾侧着身子送他，一直送到了门外才转身回去。

闻人生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偷偷溜回院子里，想看看鬼王究竟干什么。他刚刚走到堂下，便见那秀才与几个同辈人已被反绑着双臂、夹勒着十指，像是捆绑起来的罪犯。一个面貌狰狞的人走了出来，扒下秀才们的裤子，露出大腿，从上面割下一片肉来，足足有三指宽。秀才大声嗥叫着，声音都快哑了。闻人生年轻重义，按捺不住，愤怒地大声喊道：“这样凶残狠毒，成个什么世界！”鬼王吃惊地站了起来，命令暂时停止割肉，并踮起脚跟走下台阶，迎接闻人生。闻人生气愤地走出衙门，遍告市民，说他要到上帝那里去控告鬼王。有人笑话他说：“你也太迂腐了！蔚兰的天空苍茫无际，到哪里去寻找上帝而向他告状呢？只有阎王跟这些家伙接近，你向他申诉或许还能有些效应。”就指给他到阎王那里去的路径。

闻人生顺着那条路跑去，果然看到一座气势威赫的宫殿，阎王刚刚坐下，准备升堂审案。闻人生伏在阶下，高声喊冤。阎王将他招上台阶，询问完毕，立即命令众鬼带上绳子、提上锤子去抓人。一会儿，鬼王和秀才们都被带来了。审问的结果都是实情。阎王大怒，说道：“我怜悯你前世读书刻苦，才暂且委派你去主管考弊司，等待机会叫你投生到富贵人家去。如今，你竟敢如此无法无天！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抽掉你的善筋，增加你的恶骨，罚你生生世世不得发迹！”众鬼得令，先用鞭子抽打鬼王一顿，鬼王跌倒在地，摔掉一颗牙齿；接着，又用刀子割破他的手指，抽出他的筋来，那根筋白晃晃亮晶晶的，如同蚕丝一样。鬼王大声喊痛，跟杀猪似的。手脚上的善筋都被抽完以后，有两个鬼卒把他押了出去。

闻人生给阎王叩了头，道了谢，走出来，秀才跟在他的身后，由衷地对他表示感谢，并挽着他的胳膊送他走过街市。路上，闻人生看到一户人家挂着红色门帘，帘内有一个女子露出半边脸，十分漂亮。闻人生问道：“这是谁家？”秀才说：“这是妓院。”

都已经走过去了，闻人生还徘徊不前，舍不得离开，于是坚持不让秀才再送。秀才说：“你是为我而来的，如果让你独自一人回去，我怎么过意得去呢？”闻人生坚持要他回去，秀才才走了。闻人生看到秀才走远了，急忙跑进挂着红色门帘的人家。女子出来见他，满心的喜悦都流露在脸上。她领他走进内室，催促他坐下，两人互相道了姓名。女子自称：“姓柳，名叫秋华。”一个老太婆走出来，置办酒菜。喝完酒，两人进入韩帐，男欢女爱，十分浓烈，信誓旦旦，愿意结为姻好。天亮后，老太婆进来说：“家里的柴米均已告竭，要让郎君破费一些，怎么办呢？”闻人生顿时想起自己的口袋里是空的，又惭愧，又惶恐，默默地不出一声。过了好久，说道：“我确实不曾带得一文钱来，我写个欠债的字据，等回去后，马上给您送来。”老太婆一听这话，立即变了脸色，说道：“你在哪里听说妓女亲自讨要过夜的钱？”秋华在一旁皱着眉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闻人生脱下衣服作为抵押。老太婆拿了衣服嘲笑道：“这东西还不够偿还我的酒钱呢！”嘟嘟囔囔地很不满意，并和秋华一道进去了。闻人生感到很惭愧，过了好长时间，仍希望秋华能出来与他告别，重申一下晚间订下的婚约。可等了老半天也没见什么动静，便偷偷地溜进去看，见老太婆和秋华从肩膀上都变成牛头鬼面，眼睛闪闪发光，正面对面地站着。闻人生吓得半死，急忙跑了出去。他想回去，可街上的道道岔岔很多，也不知该走哪一条路。问街上的行人，又没有一个知道他所说的村庄。

闻人生在街上徘徊了两个昼夜，意冷心酸，饥肠辘辘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真不知该怎么办。忽然，那秀才从街面上走过，看到他，吃惊地说：“你怎么还没有回去？而且狼狈成这个样子？”闻人生满脸愧色，不能回答。秀才说：“我明白了！被花夜叉迷住了。”便气势汹汹地去找她们，并说：“秋华母子为什么连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呢？”去了不大功夫，便把衣服拿回来交给闻人生，说：“淫婢太无礼，我已经责骂过她们了。”秀才将闻人生送到家中，才告别走了。

原来，闻人生三天前突然死了过去，到现在又突然醒了过来。所经历的情景，他能说得清清楚楚。

狐 怨 淫

某生购置了一所新住宅，常闹狐狸，家中所有的吃穿用品，大都被它毁坏了，它还常常把尘土放在汤饼中。

一天，有位朋友来访，碰巧某生出去了，到了晚上还没回来。某生的妻子准备了饭菜招待客人，客人吃完后，某生的妻子便和丫鬟吃他剩下的饭菜。某生平时很放荡，喜欢买一些春药收藏在家里，不晓得什么时候被狐狸拿了来放在饭食里。某生的妻子吃粥时，发觉粥里有一股冰脑和麝香的气味，便问丫鬟是怎么回事，丫鬟说她也不知道。这妇人刚吃完饭，就觉得欲火上升，连一会儿都不能忍耐，而且，越是强行压抑，



欲火越是强烈。想想家中再也没有男人可以与之私奔，只有一个客人留宿，于是就去敲那客人的屋门。客人问她是谁，她如实说了。问她来干什么，她没有回答。客人拒绝她说：“我和你丈夫是道义上的朋友，决不敢做出禽兽不如的丑事来！”这妇人还是恋恋不舍，不肯离去。客人大声责骂她说：“某兄的学问品行，都被你糟蹋光了！”并隔着窗户，吐了她一脸唾沫。妇人十分羞愧，便走了。

妇人心想，自己怎么会这样？忽然想起了碗中那奇异的香味，莫不是吃了春药？检视包里的春药，果然纷纷扬扬地洒落一桌，碗里杯里都是的。她知道冷水可解药性，就拿了冷水喝。顷刻

之间，她的头脑清醒了，回想刚才的所作所为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她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看看即将拂晓，越想越觉得天亮以后无法见人，便解下带子上吊了。丫鬟发觉后把她救了下来，她的呼吸已经快断绝了。到了早上，她的鼻孔中才有了些气息。

客人在夜间就逃走了。

某生直到黄昏时分才回到家中，见妻子躺在床上，便问怎么回事。妻子一声不吭，只是流泪。丫鬟将主母上吊自杀的情景告诉给他，某生大吃一惊，一再追问她为何要寻短见。妇人打发走了丫鬟，才向他说出了真情。某生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是我荒淫放荡的报应啊！与你又有什么干系呢？幸亏我有这样一位好朋友，不然的话，我还能做人呢？”从此后便痛改前非，宅中的狐狸也因此绝了迹。

异史氏说：“居家过日子的人常常告诫人们不要在家中收藏砒霜和毒酒，但从来没有人告诫不要收藏春药，这一点与人们害怕兵器却又喜欢男女交合很相似。哪里知道，那春药对人的毒害要远远超过毒药呢？大凡收藏春药者不过是想讨得妻妾的欢心罢了！竟至于引起了鬼神的憎恨，何况人纵欲淫乱的害处，要超过收藏春药呢！”

某生参加考试，从郡城回来时，天已黑了，他带了一些莲子、菱角和藕，进了屋，就都放在了桌子上。另外，他还带回一件藤津淫具，用水浸泡在盆中。邻居们因为他刚刚回来，便提了酒来为他接风。某生慌慌张张地将水盆放在床底下，让妻子准备饭菜，要与客人喝几杯。喝完了酒，某生急忙走进内室，点了灯去照床下，盆里已经空了。问妻子，妻子说：“我刚才拿了它与菱藕一道招待客人了，你怎么还要找呢？”某生回想起刚才吃过的菜中混杂有黑色的条状物，在座的客人都不知它是什么东西。便失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傻婆娘！这是什么东西，也可以拿来招待客人？”他妻子也疑疑惑惑地说：“我还埋怨你不告诉我怎么个煮法呢！那东西又丑陋，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我只好糊里糊涂地把它切成了条块。”某生便把那东西的用处告诉她，两人相对大笑。

如今，某生已经做了官，可与他关系要好的朋友们还常常拿这件事来开他的玩笑。

江 城

临江府高蕃，从小便很聪明，仪态也极其俊美。十四岁时，就考中了秀才。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争着要把女儿许配给他。但高蕃择偶的条件很苛刻，多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。高蕃的父亲名叫仲鸿，六十岁，身边只有这一个儿子。对他很宠爱，从来不忍心不按他的心愿办事。

当初，东村有一个教书的樊老头，在集市设馆教小孩读书，带着家眷租高家的房屋居住。樊老头有个女儿，名叫江城，与高蕃同岁。那时，两人都只有八九岁，两小无猜，成天在一起玩耍。后来，樊老头搬走了，隔了四五年，两家都没有互通音信。有一天，高蕃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碰到一位女郎，长得非常美丽，后面还跟着一位六七岁的小丫头。高蕃不敢仔细盯着看，只是斜着眼瞟了她一下。那女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。细细一看，原来是江城。两人顿时惊喜异常。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立在那里，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对方。过了好长时间，两人才相互告别，但还是恋恋不舍的。走时，高蕃故意把一条红手帕丢落在地上，小丫头赶紧拾了起来，高兴地交给了江城。江城将手帕塞进袖中，换了自己的香巾，假装对小丫头说：“高秀才并不是外人，不能把他丢失的东西隐藏起来，你应当追上去还给他。”小丫头果然追了过去，把手帕还给了高蕃。高蕃得了手帕，十分高兴。

高蕃回去就请见母亲，请求她派人到樊家去提亲。母亲说：“她家房无半间，到处流浪，怎么和咱家匹配呢？”高蕃说：“我自己愿意，不会后悔的。”母亲拿不定主意，便去和他父亲商量，他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。高蕃知道后闷闷不乐，一粒饭也咽不下去。他母亲十分担忧，就对他父亲说：“樊家虽然贫穷，但也不是市侩流氓所能比拟的。我想到她家里去看看，如果他家的女儿确实与咱家儿子相匹配，定了这门亲事也不会有什么害处。”高蕃的父亲说：“好吧。”

高蕃的母亲以到真武大帝的祠堂中烧香为借口，来到樊家。看到姑娘明眸皓齿，长得很漂亮，高蕃的母亲很喜爱。她取出银子、绸缎等丰厚的礼物送给樊家，如实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江城的母亲谦让了一番后，接受了高家的婚约。高蕃的母亲回家后，讲述了订亲的经过，高蕃才满脸笑容。

过了一年，高家选了个黄道吉日，把江城娶了过来。小两口你欢我爱，感情很好。可是，江城爱发脾气，翻脸就不认人，而且言语尖刻，唠唠叨叨地闹得高蕃的耳根子终日不得清静。高蕃因为疼爱她，都包容了下来。公婆听说了，心里很不高兴，私下里把儿子责怪了一顿。这事不知怎么地被江城知道了，她大发脾气，辱骂得更凶了。高蕃只是稍稍回敬了几句，她就越发地不愿意了，连打带骂地将高蕃赶出屋子，拴上门闩。高蕃冻得瑟瑟发抖，也没敢敲门，抱着膝头在房檐下过了一夜。从此，江城便将高蕃当作仇人看待。开始，高蕃直挺挺跪在地下，尚可以消解一下，渐渐地就是屈

膝下跪也不灵验了，高蕃的日子更加难过了。公婆稍稍责备了江城几句，她顶撞得厉害的样子，简直无法形容。公婆愤怒到了极点，逼着儿子把她休了。樊家老头又羞愧，又惧怕，忙托了朋友到高家去说情，高蕃的父亲坚决不同意。

一年多后的一天，高蕃外出遇到了岳父，岳父将他邀到家里，一再地向他陪不是，并让女儿打扮了一番出来与他见面。夫妻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些悲哀。樊老头于是买了酒来，款待女婿，并连连劝酒，十分殷勤。天黑以后，又执意要高蕃在他那里过夜，还另外安排床铺，让他们夫妻二人睡在一起。天亮了，高蕃辞别樊家老头和江城，回到家中，不敢将实情告诉父母，随便掩饰了一下就过去了。自此，每隔三五天，他便要到岳父家去住一宿，他的父母也没察觉。一天，樊老头亲自来到高家。开始，高蕃的父亲不想见他，后来迫于樊老头的一再请求，才与他见了面。樊老头两膝着地，爬行到高父面前，替女儿向他求情，高父仍不答应，并推说是儿子不同意。樊老头说：“女婿昨夜就住在我家，没听到他说不同意的话啊！”高父惊讶地问道：“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你那里过夜的？樊老头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。高父红着脸表示歉意说：“我确实不知道此事。他既然爱她，我为什么独独要和她结仇呢？”樊老头走后，高父便将高蕃叫出来大骂了一顿。高蕃只是耷拉着脑袋听着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就在高父大骂不止的时候，樊老头已将女儿送了来。高父说：“我不能老是为儿女们受过，不如咱们各立门户分开住，就麻烦亲家为我们主持一下分家的盟约吧。”樊老头劝他，他也不听。于是便分了一所院子让儿子、儿媳去住，还拨了一个丫鬟去侍候他们。

夫妻俩独自生活了一个多月，尚能相安无事。公婆私下里感到很是欣慰。不久，江城又渐渐地放肆起来，高蕃的脸上常常有被指甲抓破的痕迹，他父母明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还是狠了狠心不去过问。一天，高蕃实在忍受不了江城的殴打，便逃到了父母那里躲藏，筋疲力竭的样子就像小鸟被老鹰追赶一样。父母很惊疑，正要问个究竟，江城已拿着棒子追赶了过来，竟然在高父的身边捉住高蕃用力捶打。公婆流着眼泪大声喝止，江城只是不听，又连连地打了几十下，才咬牙切齿地离去了。高父气得直往外撵儿子，说道：“我就是为了避开喧嚣，才与你们分开单过的。你本来乐意承受，还逃跑干什么？”

高蕃被父亲赶出后，徘徊于大街小巷，没个落脚的地方。母亲担心他经受不住磨难和挫折去寻死，就让他单独一人住一间房子，并给他送去饭菜。她还请来了樊老头，让他去教训女儿。樊老头来到女儿的房里，想尽了一切办法开导她，江城始终不听，反而恶言恶语惹老父亲生气。樊老头甩袖而去，发誓说他再也不认这个女儿。不久，樊老头便因生气得了病，和老伴相继离开了人世。江城恼恨父母，也不回去吊丧，只是从早到晚地隔着墙高声咒骂，故意让公婆听。对此，高父一概置之不理。

高蕃自从独自一人住一间房子以后，真像脱离了苦海，但也时常感到凄凉寂寞。他暗中买通了一个姓李的媒婆，让她叫了一个妓女陪他，妓女每天都是夜来晨走。时间长了，江城略有所闻，就到高蕃住的房里去漫骂。高蕃极力辩白，指天发誓，江城才走了。从这以后，她便天天监察着高蕃的动静，想找出漏洞来。有一天，姓李的媒婆从高蕃的房中出来，恰巧被江城碰到了。江城急忙喊住她。看到江城，媒婆吓得脸

色大变。江城更加怀疑了，就说：“你把他的所作所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我或许还可以饶恕你，如敢隐瞒一点，我就把你头上的老毛全部拔光！”媒婆战战兢兢地告诉她说：“半月来，只有妓院的李云娘来住过两宿。刚才公子说，他曾在玉笋山看到陶家的媳妇，特别爱她那一双尖尖的小脚，让我把她招了来。那女子虽不守贞洁，但也未必就像妓女那样随便就陪人睡觉，能不能办成不知道。”江城因媒婆还算老实，便姑且宽恕了她。媒婆想走，江城又强行留下了她。到了晚上，她喝令媒婆道：“你先到高蕃的房里去，吹灭蜡烛，就说陶家的媳妇来了。”媒婆依照她的吩咐一一照办了，江城立即钻进高蕃的房中。高蕃高兴极了，拉着她的胳膊，催促她赶紧坐下，向她诉说了自己的思念之情。江城只是一言不发。高蕃在黑暗中捏住了她的脚，说：“自从那天在山上一睹芳容，使我一直不能忘怀的就是你这双脚罢了。”江城仍然不说话。高蕃又说道：“平素的心愿，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，怎么能见了面又不好好看一下呢？”便亲自点了灯来照，却原来是江城。高蕃大吃一惊，脸吓得变了色，手中的灯也掉在了地上。他直挺挺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，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一样。江城揪着他的耳朵，将他拖了回去，用针在他的大腿上扎了个遍，并让他睡在床下，一醒来就骂他一顿。高蕃自此便像畏惧虎狼一样畏惧江城。即便江城偶而给他一个好脸，让他跟她同睡一床，他也会因为恐惧而无法使她和自己得到满足。江城便抽打他的嘴巴，喝令他滚下床去，越发地讨厌他，不把他当人看了。高蕃虽然每天都生活在温柔乡里，但像被囚禁于牢狱之中，必须看着狱吏的脸色行事，受尽了折磨。

江城有两个姐姐，嫁的都是秀才。大姐性情温和善良，拙于辞令，与江城很难说到一块儿。二姐嫁给一个姓葛的书生，为人狡黠善辩，喜欢搔首弄姿、顾影自怜，相貌虽赶不上江城，但凶悍嫉妒，与江城不相上下。两姐妹碰到一块儿，不谈别的，只讲述自己如何大发雌威，把丈夫整得伏伏贴贴，而自鸣得意。所以，这两人的关系最为要好。高蕃到亲友家去，江城都要生气，惟独到葛家去，她不禁止。有一天，高蕃在葛家喝醉了酒，葛生嘲笑他说：“你怎么就那样怕她呢？”高蕃笑了笑，回答道：“世界上的事情，有许多都无法解释。我害怕她，是因为她长得漂亮。但还有那么一种人，他的老婆赶不上我老婆漂亮，而怕老婆却远远超过了我。这不是越发让人难以理解了吗？”葛生听了这话很惭愧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葛家丫鬟也听到了这话，就又学给了二姐听。二姐大怒，拿起一根棍子就往外走。高蕃见她样子凶恶，趿了鞋子想逃，二姐的棍子已落了下来，打中了他腰间的脊椎骨。打了三棍，高蕃跌了三跤，连爬都爬不起来了。又一失手，打中了高蕃的脑袋，顿时血流如注。直到二姐走了，他才拖着被打伤的身子，蹒跚跚地回到家中。

江城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回事。高蕃因自己冒犯了二姐，开始还不敢马上就把真情告诉她。江城再三盘问，他才一一道出了事情的经过。江



城用布包扎了他的伤处，气愤地说道：“人家的男人，何劳她捶打！”便换了一套短袖衣衫，怀揣一只木杵，带了丫鬟直奔二姐家去了。到了葛家，二姐说说笑笑地前来迎接。江城一声不吭，掏出木杵就将二姐打翻在地，又撕破她的裤子痛加殴打。二姐被打落了牙齿，打裂了嘴唇，打出了屎尿。江城这才回了家。二姐又羞愧，又恼怒，便打发葛生去找高蕃告状。高蕃赶忙迎了出来，极力加以劝慰。葛生私下里对高蕃说：“我这回来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那悍妇不仁不义，正好借妹妹的手惩治她一下，我们俩又有什么过不去的？”不料想，这些话被江城听到了，立即跳了出来，指着葛生大骂道：“你这肮脏的东西！自己的老婆吃了亏，受了苦，反而偷偷地去和别人拉关系！这样的男人，不应该往死里打吗？”便高呼快找棒子来。葛生窘迫不堪，抢着跑出大门逃走了。从此，高蕃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。

有一天，同窗的学友王子雅来拜访，高蕃一再挽留，要陪他喝两杯。饮酒时，王子雅不停地拿女人开玩笑，说了许多轻薄淫秽的话。碰巧江城此时正趴在窗前偷看客人，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她暗中在汤里投了巴豆，端出来招待客人。不大功夫，王子雅便上吐下泻很厉害，仅剩下一口气了。江城打发丫鬟去问他：“还敢不敢无礼了？”王子雅才明白自己的病是怎么得来的。他一边呻吟，一边哀求江城宽恕。江城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绿豆汤端来让他喝。王子雅喝下这汤，才止住了泻吐。从此，朋友们都互相告诫，再不要到高家去饮酒了。

王子雅自己开有一个酒店，店里有许多红梅，设宴邀请同窗好友们前来赏梅。高蕃假托说有一个文会，向江城禀报后也去了。天已黑了，众人都有些醉意，王子雅说道：“近日，南昌来了一个名妓，寄居在我们这里，可以把她叫来陪陪酒。”众人听后，十分高兴，只有高蕃一人离开了席面，准备向众人告辞。众人拉住他说：“你夫人的耳目虽长，但也听不到、看不到这里。”相互发着誓说要保密，高蕃这才坐了下来。不大一会儿，妓女果然来了。众人一看，她约摸十七八岁，玉佩叮当，发髻高耸，很是漂亮。问她的姓名，她说：“姓谢，名叫芳兰。”见她谈吐十分风流雅致，满座的客人不由得欣喜若狂。而芳兰却独对高蕃有意，屡次对他投来深情的目光。众人觉察到了，就故意拉着他俩并肩坐到一起。芳兰拉着高蕃的手，用自己的手指在他的手心上写了个“宿”字。此时此刻，高蕃真是想走不忍心，想留又不敢，心乱如麻，无法言说。但还是与芳兰头挨头说着悄悄话，杯碰杯，神态也越发地狂妄了，那家中的胭脂虎，早已被他忘到了九霄云外。不知不觉间，就听得更鼓已响，店中喝酒的客人也越来越少，只有远处的座位上还坐着一个俊美的少年，对着烛光，独斟独饮，旁边还站有一个小书僮侍候。众人窃窃私语，都认为那少年很清高风雅。不久，少年吃完了酒，走出了门，小书僮出去后又转身返了回来，对高蕃说：“我家主人在外边相候，有一句话要跟你讲。”众人一脸的茫然，只有高蕃脸色大变，来不及与众人告别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原来，那少年就是江城，那小书僮则是她的丫鬟。

高蕃跟着江城回到家中，趴在地上挨了她一顿鞭子。从此，江城对他的管制更加严厉了，就连婚丧庆吊等必要的应酬都不允许他去参加。学政按临府县考察，高蕃因为讲错了试题的内容而被革去秀才的功名。

有一天，高蕃和一个丫鬟讲了几句话，江城怀疑他们有私情，便用坛子扣住那丫

鬻的脑袋将她毒打了一顿。打完了，又把高蕃和丫鬟绑起来，用绣花剪子在他们的肚皮上各剪一块皮肉下来，交换着贴在对方的伤口上，然后为他们松了绑，要他们自己把伤口包扎好。一个多月后，补上的皮肉竟与四周的皮肉长合到了一起。江城还常常光着脚将烧饼踩进尘土中，喝令高蕃将它吃掉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高蕃的母亲因挂念儿子，偶然到他们的家，看到儿子被折磨得骨瘦如柴，回去后便痛哭流涕，痛不欲生。夜里，她梦见一个老翁告诉她说：“不要忧愁烦恼，这是前世的报应。江城原是静业和尚养的一只长生鼠，公子的前身则是一个书生，这书生有一天到寺中游玩，无意中把长生鼠踩死了。今天的这种恶报，靠人力是不能够挽回的。你每天早晨起来后，诚心诚意地诵念一百遍观音咒，必定会有效果的。”高母醒后，把梦中的情景告诉了高蕃的父亲，都感惊异。夫妻二人遵照去做，虔诚地念了两个多月的经，江城仍像从前一样蛮横，而且还更加放肆了。一听到外间有锣鼓的响动声，她就要握着头发跑出去，痴痴呆呆地向远处眺望，成千上百的人指着她议论纷纷，她竟也泰然自若，不以为怪。公婆虽为她感到万分羞耻，但却也无法制止她。

有一天，门外忽然来了个老和尚宣扬佛法，围观的人很多，像一堵墙一样把老和尚围了起来。老和尚吹动蒙在鼓上的牛皮，发出了牛一般的叫声。江城跑了出来，看到围观的人太多，没有一点空隙，就要丫鬟搬出一张凳子来，让她踩上去踮着脚尖看。众人把目光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，而她竟像没有发觉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和尚即将演讲完毕时，要了一杯清水，拿着走向江城念咒语说：“不要恼，不要恼！前世也不假，今世也不真。咄！鼠子缩头去，莫嚼猫儿寻。”念完后，便吸了一口清水，喷射到江城的脸上。江城的脸上顿时脂粉淋漓，并流到了衣襟上。众人大吃一惊，以为江城肯定会大发雷霆，可江城却连一句话也没说，自己擦了面孔，又自己回去了。老和尚也走了。

江城回到家中，只是呆呆地坐着，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，一天没有吃饭，整理了一下床铺就立即睡了。到了半夜，她忽然叫醒了高蕃。高蕃以为她要小便，就赶紧捧了尿盆送上。江城推开了尿盆，暗地里拉了高蕃的手臂，将他拽入被窝。高蕃得到如此优待，竟吓得四肢发抖，就像得到了皇上的圣旨一样。江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把你整成这个样子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！”说话间，便用手抚摸着高蕃的身子，每摸到一处被刀棍搞伤的疤痕，她都要低声哭泣，并用手指甲掐自己一顿，恨不能立即去死。江生见她如此痛苦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便极力地安慰劝解她。江城说：“我想那和尚一定是菩萨变的，他只用清水喷了一下我的脸，我就像是被换了一副心肠。现在再回忆我的所作所为，就如同隔了一世似的。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，难道就不是一个人吗？有丈夫而不知道与之同乐，有公婆而不知道恭身侍奉，我这是安的什么心啊！明天，我们应当搬回去，仍旧与父母住在一起，以便早晚给他们请安。”两人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夜的话，就如同把分别了十年的话语都攒到了这一夜似的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江城就爬了起来，折叠衣服，收拾器具，让丫鬟拿了箱子，她自己则背了被褥，催促高蕃赶快去敲公婆的门。高母开了门出来，惊奇地问他们这是干什么。高蕃便将妻子的想法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还在迟疑，江城已带着丫鬟进去了。母亲也跟着走了进去，江城跪在地上，悲哀地哭泣着，只求婆母能免她一死。母亲察觉

到她确有悔改的诚意，便也哭了起来，并说：“我儿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样懂事了呢？”高蕃便细细地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母亲这才醒悟，她过去所作的那个梦已经应验了。老人家很是高兴，立即叫仆人为他们打扫先前曾住过的那间屋子。从此以后，江城凡说话做事总要察看老人的脸色，顺承老人的心意，比一个孝子还要孝顺。见了外人，便害羞得像个新娘子。有人开玩笑似地谈起了她的那些陈年旧事，她就羞得面红耳赤。而且，她还很勤俭，又善于理财，三年中，公婆虽未过问家中开支，但依然成了巨万富户。

这一年，高蕃在乡试中考中了举人。江城时常对他说：“当年我见了芳兰姑娘一面，到今天还常常想起她。”高蕃因自己不再遭受虐待，已是心满意足，所以也就不敢萌生非分之念，只是含糊糊地支应。碰巧，他因为要去参加考试，去了京城，几个月后才回来。进屋看见芳兰正在与江城下棋。高蕃吃了一惊，忙问是怎么回来。来是江城花了几百两银子，把兰芳从妓院里赎了出来。

有关江城与高蕃的事，浙江的王子雅说得最为详细。

异史氏说：“人生的因果，一饮一啄都要受报应。只有报应妻子身上的，就像恶疮生长在骨头上，毒害最惨酷。往往看见天地间贤良的妇人不过十分之一，而悍妒的妇人却有十分之九，这也足以说明世上能够修身行善的人太少了。观音菩萨如此法力无边，为什么不将她盂中清水遍洒整个大千世界呢？”

孙 生

有个姓孙的书生，娶了个官宦人家女儿辛氏做妻子。新媳妇进门之前，事先做好一条带裆的裤子，并在裤子上缝了许多带子，把自己的全身缠绕得密密麻麻地，拒绝丈夫与她同床。她还在床头放了锥子、剪子之类的尖利器械作为自卫。孙生屡次被她刺伤，只得搬到另外的床上去睡。结婚一个多月了，他还没有敢和妻子“接触”一下。即使是两人白天相遇，那辛氏也从来没有对他笑过一声，说过一句话。

这事被孙生的一个同窗学友知道了，他私下里问孙生说：“夫人能饮酒吗？”孙生回答：“能喝一点。”同窗便开玩笑似地说：“我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又好又容易实施。”孙生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同窗同答说：“放一些迷魂药在酒中，骗她喝了，到那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”孙生听后只是笑了一下，但心里却佩服他出了个好主意。在向医家请教了一番之后，他煮煨了一壶乌头酒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上。到了晚上，孙生斟了别一种酒，独自喝了几杯便睡了。如此这般过了三个晚上，辛氏却始终没有去动那酒。

一天晚上，孙生都睡下好一会儿了，一看妻子还是静静地坐在床头上，便故意地打起呼噜来。辛氏见他“睡”了，就下了床，取了酒煨在炉子上。孙生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。过了一会儿，辛氏倒了酒，满满地喝了一大杯。接着，又斟了一杯，大约喝

了一半后，又把酒倒回到壶里，然后就整理了一下床铺睡下了。过了很久，床上已没有一点声音了，而油灯仍然亮晃晃地还没有熄灭。孙生怀疑她还醒着，便故意大声地说道：“锡灯都快要烧化了！”见妻子没有应声，孙生又喊了一声，结果还是没有声音。光着身子去看，妻子已经烂醉如泥了。孙生打开她的被子，偷偷钻了进去，一层又一层地扯断了她身上的带子。辛氏心里很明白，但身子动弹不得，话也喊不出口，任凭他轻狂了一番去了。等到醒来以后，她的心里感到非常厌恶，便拿了绳子上吊了。孙生在睡梦中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吸声，起来跑过去一看，妻子的舌头已伸出了



了两寸多。孙生大惊，急忙割断了绳子，将妻子扶到床上躺下。一个多时辰后，辛氏才苏醒过来。打这件事以后，孙生也很厌恨辛氏，两人走路都要互相避开，各走各的，偶然碰到一块儿了，便各自低下脑袋。四五年过去了，两人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有时，辛氏和别人在屋子里有说有笑，但一见孙生回来，脸色立刻大变，冷如冰霜。孙生则常常寄居在书房里，整年都不回房，即使强迫他回到房子，他也只是面对墙壁坐上一会儿，默默地独自睡下。他的父母很担忧。

有一天，一个老尼姑来到孙家，看到辛氏，极力称赞。孙生的母亲并不言语，只是在一旁唉声叹气。老尼寻问其中的缘故，她便将儿子和媳妇的事向她诉说了一遍。老尼说：“这事很好办！”孙生的母亲高兴地说：“如果能让媳妇回心转意，我将不会吝惜酬金的。”老尼看看屋中无人，便扒着孙生母亲的耳朵悄悄说道：“买一幅春宫画来，三天之后，我来为你压邪。”老尼走了以后，孙生的母亲立即去买了一幅春宫画，等待老尼到来。三天后，老尼果然来了。她叮嘱孙生的母亲说：“此事要绝对保密，千万不能让夫妻两个知道了。”便把画中的人剪了下来，又取出三根针，一撮艾，连同剪下的画一同用白纸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并在外面画了几条如蚯蚓似的杠子。她又让孙生的母亲将媳妇骗了出来，偷拿了她的枕头，拆开针线，把纸包塞了进去，然后再缝好，放回原处。老尼就走了。到了晚上，母亲强迫孙生回到房里去睡，并派了一个老妈子去偷偷听房。二更天快要过去了，忽听得辛氏在叫孙生的小名，孙生没有搭理。又过了一会，辛氏再次呼唤孙生，孙生用厌恶的口气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。天明以后，孙生的母亲走进他们的卧室，发现夫妻俩仍然是背对着背地躺着，便知道老尼的法术没有生效。她把儿子叫到没有人的地方，十分委婉地劝说了他一番。孙生一听到妻子的名字，便咬牙切齿，大发脾气。母亲生气地骂他，孙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过了一天，老尼又来了，孙生的母亲告诉法术不灵验。老尼非常疑惑。孙母便又将夜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她。老尼笑着说：“你以前只说是媳妇憎恨丈夫，因而我只给女方压邪。如今，你媳妇已回心转意，没有回心转意的是男方。让我给两方都压邪，保证灵验。”孙母按照她意思，要了儿子的枕头来，由老尼像前一次一样做好手脚，又喝令儿子回房去睡。一更多天时，还听得两个人的床上都有翻来倒去的声音，并不时

地有咳嗽声，像是都睡不着似的。时间久了，就听得两个人在一张床上唧唧啾啾地说着话，只是隐隐约约听不清楚。天都快亮了，还能听到他们嬉戏逗乐，吃吃地笑个不停，被派去偷听的老妈子将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孙生的母亲，孙母大喜，等老尼来了，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送给她。

从此以后，孙生和辛氏便如同琴瑟合鸣，感情十分融洽。辛氏生下一男二女，两人十多年中没有拌过一次嘴。要好的朋友私下里问孙生这其中的缘故，孙生笑了笑说：“以前一看到她的影子就生气，加今一听到她的声音就高兴，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种心情。”

异史氏说：“将憎恶转化成爱怜，这法术也够神了。然而，既然能叫人喜爱，也就能叫人愤怒，做法术的人很神，也正是他的可怕之处。先哲曾经说过：‘六婆(牙婆、媒婆、师婆、度婆、药婆、稳婆)不入门。’这话很有见地！”

邵女

柴廷宾是太平府人。他的妻子金氏，不生育，又特别妒忌。柴廷宾用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妾，金氏凶残地虐待她，过了一年就被折磨死了。柴廷宾生气地出去，几个月都单独住宿，不进金氏的房子。一天，逢柴廷宾的生日，金氏很庄重地施礼，柔声细语地向丈夫祝寿。柴廷宾不忍心拒绝，才和金氏说话。金氏在她的寝室设酒宴，招待柴廷宾。柴廷宾推说醉了，辞别金氏回到自己的房间。金氏艳妆浓抹，亲自来到柴廷宾的房间，说：“我是一心一意地为你祝寿，既然醉了，请喝一杯再回去。”柴无奈才进入金氏房中，喝酒说话。金氏从容地说：“前些时候不慎将婢子折磨致死，现在想来非常后悔。何必就为此记仇，而忘了结发夫妻的情义呢？今后请纳十二个小妾，我也不挑任何毛病。”听金氏如此说，柴心中很高兴，夜深了，蜡烛已尽，柴廷宾遂宿金氏房中。从此，俩人敬爱如初。

金氏便找来媒婆，嘱咐她们为丈夫物色好的女子；而背后又让她们拖延不报，自己则经常假装催促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，柴廷宾心急不能等待，遍托亲朋好友为他购置小妾。一日，购得林家的养女。金氏一见，喜形于色。每天和林一起吃饭，胭脂首饰，任随林氏取用。然而林氏原本是燕地人，不曾学过针线活，除过绣鞋以外，别的都不会做。金氏说：“我家一向勤劳俭朴，不像王侯富豪家，买她作画儿看的。”于是拿出锦缎，教林氏裁剪缝制衣服，就像一个严格的师傅教徒弟那样。林氏初学缝纫，难免错误百出。金氏开始是责骂她，接着就用鞭子抽打。柴廷宾见了非常心疼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而金氏又装出比以前还爱惜林的样子，往往亲自为林涂脂抹粉，梳妆打扮。但林的鞋跟有折痕，就用铁棍打林的两个腿弯，头发稍有散乱，就打她耳光。林氏忍受不了金氏的虐待，就上吊死了。柴廷宾非常伤心，对金氏产生了怨恨。金氏反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替你教训娘子，有什么罪过？”柴廷宾这才明白金氏的恶毒心肠，因

此决心与金氏反目，永不和好。

柴廷宾背地里在别墅修了一所房子，准备买美人在这里居住。转眼过了半年，未遇见合适的人。

有次偶尔参加朋友的葬礼，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长得非常美丽。柴廷宾不自禁地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怪他不停地看自己，把脸转开了。柴廷宾问了好几个人，才知道是邵氏。邵父是个贫寒的读书人，只生有这个女儿。邵氏从小就很聪慧，教她读书，过目成诵。她特别喜欢读内经和冰鉴书。邵父特别疼爱她，有给提媒的，就让她自己选择，而无论贫富都没有让邵氏满意的，因此直到十七岁还未订婚。柴廷宾得知这些情况后，知道她不肯嫁给自己作小妾，可是心中一直忘不掉邵氏。有时又想，邵家较贫寒，或许可以用钱财来打动。可是请了几个媒人，谁都不敢前去说媒。因此也灰心了，不敢再想。

一天，忽然有个贾婆卖珠宝路过柴廷宾家，柴廷宾把想娶邵氏为妾的想法告诉了她，并给她很多钱，说道：“只求把我的一片诚心告诉邵家，成与不成都不怪你。万一能成功，则千金在所不惜。”贾婆因见此事有大利可图，便答应了。

贾婆来到邵家，故意不说正题，只与邵妻闲聊天。当看见邵氏时，惊喜地赞叹道：“真是个美貌的姑娘，假如到了昭阳院，赵飞燕姐妹哪里数得上呢？”接着又问：“女婿是谁家的？”邵妻回答道：“还没订婚。”贾婆说：“这么个漂亮的姑娘，一定能嫁到王侯家。何愁没有王侯家的公子作女婿呢？”邵妻叹道：“王侯家不敢奢望，只要是个读书人，就是万幸了。我家这个小冤孽，反复挑选，十个没有一个中意，也不知心里是怎么想的。”贾婆说：“夫人不必烦恼，这么聪明漂亮的姑娘，不知前生修得什么样的功德的人，才有福娶得！昨天碰到一件非常可笑的事：柴家郎君说：在某家坟边，望见姑娘美丽，愿意用千金为聘礼。这不是饿急的猫头鹰想吃天鹅肉吗？让我怒斥一番，无趣地走了。”邵妻微笑不答。贾婆又说：“就因为他是秀才，不好与他计较，若是别人，这失尺而得丈的事，应该可以做了。”邵妻仍然笑而不答。贾婆拍掌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为我老婆子考虑，这计议就错了。今天受夫人厚爱，进屋就促膝交谈并给我喝酒，如果你得了千两银子，出门坐的是马车，进门住的是高楼大厦，那时我再到你门前，你的看门人就要把我赶走了。”邵妻沉思了好一会儿，起身离去，和丈夫商议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把女儿叫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三人一齐出来，邵妻笑着说：“丫头真是奇怪，多少好姻缘都不同意，听说为贱妾反而同意了。只怕要让读书人笑话了。”贾婆说：“假如过门后，生得一个小公子，大夫人又能怎么样呢！”说完，又把柴准备让新人在别处居住的计划介绍一番，邵妻更是高兴，对女儿说：“你同贾姥姥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以后不要后悔，反来埋怨父母。”邵女红着脸说：“父母因此得很多钱财而安享晚年，也算养

